

曹明纲 注译

诗词曲精选系列

元明词

一百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明纲 注译

诗词曲精选系列

元明词

一百首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22.847
C22



A0910057



前 言

与宋代和清代相比，元、明两代在词的发展史上是一个较为沉寂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在三百七十多年的词坛上，没有出现一位像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以及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这样的词作大家，整体创作活力和艺术风格，也不如前代和后世那样强盛和丰富。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有两点：一、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时代，文化的差异及民族的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传统的汉族文学中，诗词又首当其冲地遭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直接训斥，其创作的相对衰落因此不可避免。明代这种情形虽有改观，但文人的不幸遭遇，如高启、刘基、杨基、夏言、杨慎等人都先后受到统治者的残酷迫害，这又不能不对词的创作产生抑制作用。二、随着蒙古族的入主中原，盛行的北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古老燕乐，从而使原先依附于音乐的词成了单纯的书面创作，普及与影响大不如前。与此同时，通俗文学，尤其是元代的北曲和明代的南曲，以及戏剧、小说得以迅猛发展，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这种程度上削弱和限制了词的继续兴盛。元明词就是在这种社会形态和文学规律的双重挤压下，艰难地获得延续和发

展的。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元明词作为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形式，还是担负起了连接宋词和清词两大高峰的重任，并在其获取的独特的发展空间中展示了自己应有的风貌。而了解这段历史，重温其中的佳作，不但是把握整体、纵览全局的需要，而且同样也是感悟具体、体验个别的途径。

具体而言，元明词在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的取向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元明词中有大量怀古作品出现，而这些作品大多出自亲历朝代更替的作家之手，因此显得比前人更有切肤之痛；而且在以古例今感叹江山易主、世事全非的同时，又往往融入了作家对人生价值的冷静思考，从而使怀古词的内在意蕴变得更加深刻、更加丰富。这种情况在由金入元、由宋入元或元明易代、明清交替之际的作家笔下，有着大量生动的展示。如元好问曾慨叹“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临江仙》），白朴登金陵凤凰台深感“扰扰人生，纷纷世事，就里何尝不强颜”（《沁园春》），赵孟頫在泛舟浙江时唱出了“消沉万古意无穷”（《虞美人》）的悲怆，萨都刺在石头城上一人独对“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百字令》），刘基浩歌“鸡鸣风雨潇潇，侧身天地无刘表”（《水龙吟》），杨基高唱“狂歌醉舞，俯仰成今古”（《清平乐》），高启悲吟“风云无便，未容黄鹄高举”（《念奴娇》）等，无不如此。而陈子龙的“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山花子》）、王夫之的“流水平桥，一声杜宇，早怕洛阳春暮”（《绮罗香》）、张煌言的“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满江红》）、余怀的“江山依旧，怪卷地西风，忽然吹

透”(《桂枝香》),又都借古迹古事,抒发亡国之痛、人生之悲,读来感慨淋漓,令人难以为怀。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宋元和明清易代时的怀古之作,大多包含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感情尤为炽烈。这是南宋同类词作内质精神的又一次集中的积聚和释放,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堪称绝无仅有。而金陵在这类词中更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其因固然是由于这是六朝兴衰的故地,但主要是因为明代朱元璋曾在此立国、后弘光朝又在此建都,所以最能引起词人的伤感。

其次,山水词的集中涌现,也是元明词坛的一大景观。其直接原因是元代曾长期废止科举,文人学子无所事事,常以游历山川来消磨才情;而倍受官场压抑的羁臣,也往往只有在纵情山水中获取人生的补偿,这样名山大川便成了这些作家纷纷涉足的热门题材。在这些词作中,有黄河“奔腾触裂,轰雷沃日”(许有壬《水龙吟》)的雄浑壮观,也有长江“地涌岷峨,天开巫峡”(韩守益《苏武慢》)的浩荡奇丽;有“云嘘岩腹,鼓舞风雷”(周权《沁园春》)的西蜀险关,也有“鳌翻山动,鹏抃风积”(张翥《满江红》)的东海巨涛;有“红草沟寒,黄华峪暝”(屈大均《高阳台》)的北地风光,也有“长溪漱玉”、“群峰泼黛”(张埜《沁园春》)的南国情调;有西湖“苏堤十里笼春晓,山色空蒙难认”(瞿佑《摸鱼儿》)的旖旎,也有三门峡“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元好问《水调歌头》)的雄奇……这些作品将自然环境对于人的激励和感发凝聚起来,具有开阔心胸、陶冶情操的永恒魅力。由于不少作家本身就是丹青高手,作品在取景设色、立意寄情方面都显示出很高的造诣。其中赵孟頫、倪瓒、唐寅、文徵明都是元

明书画大家，所作词尤能体现绘画的独特视角和表现手法。而元代文人长期倍受压抑的人生经历，也使一些作家以大气包举的笔墨来寄寓磊落不平的胸怀。周权《沁园春》词的“笔蘸天河，手扪象纬，笑傲风云入壮题”、张楚同调词的“天公意，要淋漓醉墨，海外流传”，即是典型例子。

另外，描写隐逸生活和抒发隐逸情怀，也是元明词非常重要的创作内容。历代许多失意文人都以隐逸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元初和明末一些词作更在内加入了避乱世、守节操的因素，故别有一番情韵。当我们今天来读“有时抱膝看青山，却不是、高吟《梁甫》”（刘因《鹊桥仙》）、“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赵孟頫《渔父词》）、“长安多少晓鸡声，管不到江南春睡”（许有壬《鹊桥仙》）、“心上经纶，鉴中治乱，叹息九原难作”（凌云翰《苏武慢》）、“万顷烟岚窗纸暗，恰昏昏、麝睡忘寅卯”（王夫之《贺新郎》）等词时，总觉得难有以往同类词置身世外的轻松和悠闲，其中充满了不与异族统治者合作的傲岸不屈精神，心情是十分沉痛的。至于许衡《沁园春》（月下檐西）自述农耕生活，刘敏中《水龙吟》（乾坤遗此方台）吟写“陶公（渊明）之志”、“谢公（灵运）之趣”，以及陶宗仪《木兰花慢》的“当年辋川图画，有林泉、如此更何如”，则对传统隐逸题材的情致，作了富有个性特点的继承和发扬；而凌云翰的一首“君实（司马光）园中，尧夫（邵雍）窝内，独乐正同安乐”（同上），又集中反映了朝代更迭时文人避世自守的典型心态和唐宋以来隐逸文化所形成的丰富内涵，把它看作是元明隐逸词的代表之作恐不为过。

与元词相比,明词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民的欣赏趣味被南曲诸腔的曼声软语所吸引,加之文学创作中复古风气日盛,从而使原与金尊檀板、市井风月渊源极深的词体深受影响,以致出现了“才子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橥于《香奁》”(吴梅《词学通论》)的局面。而张綖、徐师曾等人明确提出词有婉约、豪放二体,“要当以婉约为正”,也正在这时。在此风的熏染下,明词的风格明显地由元词的偏主雄浑刚健变为崇尚柔婉侧艳,花间月下的言情之作盛行一时。其中瞿佑的“天若有情天也许,许人间夫妇咸如是”(《贺新郎》)、张红桥的“剪灯帘幕,相思谁与同说”(《念奴娇》)、史鉴的“但若是两情长,便海角天涯,等是相守”(《解连环》)、文徵明的“小楼无奈伤春别”(《满江红》)、杨慎的“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临江仙》)、汤显祖的“蜀妆晴雨画来难,高唐云影间”(《阮郎归》)、高濂的“恩在难忘锁骨,情含空自酸牙”(《西江月》)、俞彦的“轮到相思没处辞,眉间露一丝”(《长相思》)、王彦泓的“眼角相勾,谁道有、这场抛散”(《满江红》)、张倩倩的“试问寸肠何样断,残红碎绿西风片”(《蝶恋花》)等,或赞美男女真情,或描摹离别情形,或抒写别后相思,都写得缠绵悱恻,哀婉感人。尤可注意的是,明末词人往往在传示男女相恋的表象中,注入了对故国的深情眷念。在这方面,陈子龙的屡次叹咏杨柳,既含与柳如是的恋情,又寄托对国事的深忧;夏完淳也以一曲“辜负天工”(《烛影摇红》),用美人佳期的难以企盼抒写了“一旦市朝更改”后的千古凄凉。

明末词坛出现了元明词发展过程中最亮的闪光点。一

大批抗清志士如陈子龙、金堡、王夫之、张煌言、夏完淳、屈大均、彭孙贻等人用自己的高尚气节和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史词。其中如陈子龙的“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骂东风”（《江城子》）、王夫之的“荻花风起秋波冷，独拥檀心窥晓镜”（《玉楼春》）、张煌言的“故国盟，故园情”（《长相思》）、夏完淳的“立尽黄昏泪几行，一片鸦啼月”（《卜算子》）、屈大均的“潇水深，湘水深，双双流水逐臣心”（《潇湘神》）、万寿祺的“精卫徒生沧海恨，螭灵不断蜀山心”（《双调望江南》）等，都以忠诚的爱国之心和托喻香草美人的艺术手法上承《楚辞》的优秀传统，凄婉欲绝、九死无悔地表现出一种凛然不屈的民族正气，风格兼婉约和豪放二体，是词坛最为人称道的精神瑰宝、艺术精华。

元明词除了上述这些内容和特点充分显示了词作家充实的生活感受和执着的艺术追求之外，还有一些别开生面之作颇可留意。元代刘秉忠有《木兰花慢》（望乾坤浩荡）称颂元代开国气象，白朴有《朝中措》（田家秋熟办千仓）忧虑蝗灾遗祸百姓，刘因有《清平乐》（雨晴箫鼓）与久旱得雨的官民同乐，王恽有《鹧鸪引》（短短罗袿淡淡妆）描写民间说书女艺人，谢应芳有《西江月》（老大无人青眼）糅入曲的诙谐；明代袁宏道有《竹枝词》（雪里山茶取次红）鞭挞宦官横行乡里，杨慎有《满江红》（覆雨翻云）感叹世态炎凉，魏学廉有《阮郎归》（去年抛药种池塘）运用民歌手法传写少女初恋，等等。这些词作各各独具面目，使元明词坛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

总而言之，词在元、明两代的发展空间虽然十分有限，

但是在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仍然自具鲜明特色,这是前代和后来的作家都无法取代的。元、明两代的词作家在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为继承唐宋词的传统、促进清词的全面复兴,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

今天我们编选、今译、注释和评点这本《元明词一百首》,目的就是向现在的读者展示那段曾被冷落了的历史,让尘封了的古人的喜怒哀乐重新鲜活起来。尽管这本小册子只选了近80位作家上百篇作品,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主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已尽力收集,尝斋一鼎或由此入门,似可不废。另外严格来说,收入本书的元好问、段氏兄弟由金入元,但主要是在金代。本书附及,是出于其词成就较高和对元词深有影响的考虑。

词这种最初起源于民间的文学样式说到底是一种流行歌曲的歌辞,它曾唱出了历代作家的心声。我们选择其中的精华介绍给人们,并希望能以此沟通古今,引起心灵超越时空的共鸣。生活是一首歌,回荡着古往今来的悲欢离合;感情是一条河,流淌着理想追求的喜怒哀乐。愿本书能伴随着您,重温一支老歌,重趟一段长河。

曹明纲

1999年2月14日

鹧鸪天

题七真洞^①

耶律楚材

花界倾颓事已迁^②。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③，桃李春风又一年。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④。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

〔今译〕

道观倾圮世事早已变迁／禁不住高歌遥望心绪茫然
／江山的王气已空历了千百次浩劫／春风中桃红李白又是一年
横着翠绿的山嶂／腾起轻薄的寒烟／野花遍地的绿原上杜鹃啼声哀怨
／真不知这类人间梦会维持多久／万般感触一时都会聚到了酒边

〔注释〕

①七真洞：道教奉祀茅盈等七个真人的宫观，故址在今北京。

②花界：本指佛教寺院，此代指道教宫观。③王气：指象征帝王运数的瑞气。劫：佛教语，指天地一生一灭。④怨啼鹃：相传杜鹃鸟为古蜀帝杜宇所化，啼声哀怨。

〔评点〕

用以扫为生法借题发挥，使废倾的道观和历劫的王气同处于翠山、笼烟、野花遍地的景象和阵阵哀啼的杜鹃声中，意象迷茫凄清。“人间梦”一语点破世事无常，沉思酒边水到渠成。前人评其歇拍云“高浑之至”、“庶几合苏(轼)之清、辛(弃疾)之健而一之”(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可谓得之。

水调歌头

赋三门津^①

元好问

黄河九天上^②，人鬼瞰重关^③。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峻似吕梁千仞^④，壮似钱塘八月^⑤，直下洗尘寰^⑥。万象入横溃^⑦，依旧一峰闲^⑧。仰危巢^⑨，双鹄过^⑩，杳难攀^⑪。人间此险何用，万古秘神奸^⑫。不用燃犀下照^⑬，未必佞飞强射^⑭，有力障狂澜^⑮。唤取骑鲸客^⑯，挝鼓过银山^⑰。

〔今译〕

黄河在高高天上／俯瞰着人门和鬼门重关／长风激怒卷起层层巨浪／飞洒在日光下阵阵生寒／险峻壁立

如吕梁山拔地而起／雄伟壮观像钱塘江八月潮涌／湍急
直下洗涤着茫茫尘寰／万物都被奔腾横溢的河水吞入／
只有那砥柱山一峰挺立昂然　仰望悬崖上的鸟巢／有
两只天鹅飞过／杳远得难以登攀／人间的这种险要有什么用／
自古以来就隐密地藏着鬼怪神仙／不用点燃犀角
临水下照／也不必让饮飞弯弓劲射／自有天力抵挡汹涌
的波澜／唤来海上骑鲸的豪客／敲着鼓越过连天的银山

〔注释〕

①三门津：即黄河天险三门峡，在河南境。据《陝州志》载，三门山为南鬼门，中神门，北人门。②九天：极言其高。③瞰：俯视。④吕梁：山名，在山西西部。千仞：极言其高峻。⑤钱塘八月：指每年农历八月在杭州湾钱塘江口形成的大潮。⑥尘寰：尘世。⑦横溃：指奔腾横溢的河水。⑧一峰：指砥柱山，即三门山，因立黄河中如砥柱，故云。⑨危巢：高筑的鸟巢。⑩鹄：天鹅。⑪杳：高远貌。⑫秘：隐藏。神奸：神仙鬼怪。⑬燃犀下照：《晋书·温峤传》载峤曾点燃犀牛角照水，见各种水怪，有的还穿着红衣坐着马车。⑭饮飞：春秋楚国勇士。汉时用作官名，掌弋射。⑮障狂澜：用唐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语。⑯骑鲸客：李白曾自号海上骑鲸客。⑰挝：撞击。银山：形容巨浪。

〔评点〕

本词用兴会淋漓的笔墨写出黄河天险浪激三门、砥柱中流的奇景壮观，抒发独立不倚、激流勇进的抱负襟怀，显示出作者年轻时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风采，是一首才情横溢、不可多得的好词。清人况周颐称其词“浑雅”、“博大”，“有骨干，有气象”；又说此词“崎岖排界”、“兴会飏举”

(《蕙风词话》),可谓知言。

摸鱼儿

元好问

泰和五年乙丑岁^①,赴试并州^②,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③,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④,今改定之。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涉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⑤,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⑥。招魂楚些何嗟及^⑦,山鬼暗啼风雨^⑧。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⑨,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今译〕

要问那世间情是什么 / 能让人矢志不渝生死相许 /
往来于天南地北的双飞雁 / 羽翼已老几经寒暑 / 欢乐的

情趣／离别的凄苦／这里更有一对痴恋的儿女／你应该有难言之语／跋涉万里层叠的寒云／千山入夜的积雪／孤身只影还向哪去　横渡汾河的路上／静静的已听不到当年的箫鼓／漠漠的荒烟依旧笼罩着一抹远树／招魂的楚曲又怎能把你们唤回／只有山鬼在昏暗的风雨中啼哭／连天也会嫉妒／真不能相信就这样和莺儿燕子都变成了黄土／为了千秋万代／留着等待文人墨客／纵情高歌痛饮／前来凭吊雁的葬身处

〔注释〕

①泰和：金章宗完颜璟年号(1201—1208)。五年乙丑岁：即公元1205年。②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③汾水：汾河，流经太原的黄河第二大支流。④无宫商：指不合曲调。宫商，古五音之二，此代指曲调。⑤横汾路：史载汉武帝行幸河东汾阴，作《秋风辞》云：“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⑥平楚：指远树。楚，丛木。⑦招魂：楚地为招亡灵而作的乐曲。楚些：《楚辞·招魂》中多用“些”字为语助词。⑧山鬼：山中精灵。⑨骚人：因屈原作有《离骚》而代指诗人墨客。

〔评点〕

因赴试途中闻捕雁者所述奇事而生发感慨，是文学作品借题发挥的常见手法。此词之所以在当时和后代都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原因即在于脱网之雁的“自投于地而死”，乃是一种以“生死相许”的殉情义举。它表面称颂的是双雁难分难别，以及由此印现的人间男女痴情，但实际上却在有意无意中赞扬了人类向往美好、追求理想、坚持节义的忠诚和执着，所以能因其“立意高远”而千古传诵。

临江仙

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①

元好问

今古北邙山下路^②，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送归鸿^③。盖世功名将底用^④，从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⑤。男儿行处是，未要论穷通^⑥。

〔今译〕

古往今来北邙山下的道路／黄尘滚滚不知老尽了多少英雄／人生常有怨恨就像那流水常年向东／郁抑的情怀能和谁说／放眼把空中的归雁远送 举世显赫的功名有什么用／过去实在是错怪了天公／放声高唱一曲饮酒千钟／男儿行事处世就应如此／不要计较什么穷困亨通

〔注释〕

①孟津：又作盟津，洛阳东北的黄河渡口。 ②北邙山：即邙山，因在洛阳北而得名。为兵家要地和王族陵墓。 ③鸿：大雁。 ④底：何。 ⑤钟：圆壶形酒器。 ⑥穷通：指困顿和通达。

〔评点〕

遗山词好议论，此又一例。北邙山下路是个特定的环境，它以深厚的历史积淀给过往行人反思古今人生的启迪。作者的答案是浩歌醉酒、不论穷通，其精神意脉上承晋代名士陶渊明，大有“实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辞》）的味道；但大彻大悟中又饱含着对世道艰难的无穷幽怨，致有抽刀断水之感。

西江月

段克己

久雨新霁^①，秋气益清，与二三子登高赋之。

人与寒林共瘦，山和老眼俱青^②。琤然一叶不须惊^③，叶本无心入听。气爽云天改色，潦收烟水无声^④。夕阳洲外片霞明^⑤，涵泳一江秋影^⑥。

〔今译〕

人和清寒的林木一起消瘦／山与昏花的老眼同样呈青／一叶琤然落地不必受惊／那落叶本无被人入听之心
高爽的气候使云天变了颜色／收起了积雨让烟水没了声音／夕阳西下时洲外的一片明霞／映现出一江静谧深沉的秋影

〔注释〕

①霁(jì记): 雨或雪后天晴。 ②青: 指用青眼(黑眼珠)相看。相传晋阮籍能为青白眼,常以白眼对凡俗之人,以青眼对所敬重喜好者。 ③琤然: 玉佩相击声。此形容树叶落地有声。 ④潦: 地面积水。 ⑤洲: 水中小岛。 ⑥涵泳: 含容映照。

〔评点〕

自古文人伤秋,作者却用一种超然的情怀来欣赏和感受秋天的清爽和静美。上片以人与林、山和眼的通感相亲,落叶无心入听的禅理,见出我心自在、与景共适的意趣。下片更用类似于“元四家”画笔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江晚照图,其胸襟之澄澈、心境之净朗,全在不言之中。

满江红

过汴梁故宫城①

段克己

塞马南来②,五陵草树无颜色③。云气黯、鼓鼙声震④,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险⑤,将军束手无筹策⑥。渐烟尘、飞度九重城⑦,蒙金阙⑧。长戈袅⑨,飞鸟绝。原厌肉⑩,川流血。叹人生此际,动成长别。回首玉津春色早⑪,雕栏犹挂当时月。更西来、流水